

哩路”仍然十分艰难。

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的问题与难点

刘国深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

对于两岸双方来说,现阶段推动政治对话和协商都是高难度议题,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笔者认为,现阶段推动两岸高阶政治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但适合进行低阶政治议题的协商谈判,和高阶政治议题的二轨对话。两岸的政治对话、协商和谈判都需要进行舆论准备和政治语义学的对焦过程。

一、政治对话和协商的语义学分析

多年来,“两岸政治对话、协商、谈判”这类议题在语义学上已经非常混乱,因为这些概念之间存在差异,有些概念本身也包含多组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我们着手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协商和谈判前,我们首先必须为概念的政治语义做出精准的定义,否则可能因语义上的理解差异造成操作上的困扰和议题的“失焦”。

“政治对话”的敏感性低于“政治协商”,而“政治谈判”在两岸关系中最敏感的概念,一定要慎重使用。“政治对话”的外延十分广泛,目前最适合使用这一概念。但“政治对话”还可以细分为“一轨”、“二轨”、“高阶”、“低价”等许多形式。“政治协商”相对来说议题比较具体而明确,同样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

“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有别于民间性、功能性、经济性和事务性协商谈判,指的是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授权的代表性人士,就双方共同关切的政治性议题展开的对话、磋商,乃至政治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展开的讨论过程。两岸政治性议题范围广泛,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政府(政权)治理问题、涉外活动问题、国防事务和司法事务等与公权力行使相关的事务。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国家领土主权议题不容谈判,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双方就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展开的必要协商。

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协商和谈判可以视为一个单纯的行为过程,也可细分为“政治对话”、“政治协商”和“政治谈判”几个不同的阶段或行为过程。“政治对话”的语义比较自由、宽松,针对性较弱、回旋余地较大;而“政治协商”的语义相对正式、严格,针对性强、回旋余地较小;“政治谈判”在语义上更加严肃、敏感、重要、有直接而现实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对话”可以漫无边际,也可以各说各话;“政治协商”重在就具体议题进行陈述意见,是双方交换意见和意见折冲的过程;而“政治谈判”则关系到公权力的分配,对政治秩序会带来直接的影响。政治对话、政治协商与政治谈判既有所区别,又紧密联系,通常是政治对话在前,政治协商居次,政治谈判在后。海峡两岸政治关系既敏感又复杂,将政治折冲的过程细分为“政治对话”、“政治协商”与“政治谈判”三个阶段,可以为两岸政治议题的折冲拓展出更大的回旋和讨论空间。根据舆论环境的不同,我们可以灵活地将着力点放在政治对话、政治协商,或将着力点放在政治谈判诉求上。经验告诉我们,笼统地诉求政治协商谈判将压缩我们的政治挥洒空间。

根据议题不同,我们可以将“两岸政治对话”、“两岸政治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细分为“高阶”和“低价”。根据协商谈判的形式不同,我们可以进一步分为“公开”和“秘密”、“一轨”和“二轨”等不同方式。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两岸双方,甚至两岸内部对于“两岸政治对话、协商、谈判”在语义学的理解上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人们的理解重点不同,可能影响到对“两岸政治协商”的态度倾向和行

为模式,不可不察。因此,双方内部、两岸之间都需要事先进行语义学的对焦作业。

二、推动政治对话协商的思考

笔者认为,所谓“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协商、谈判进程”的研究,首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当前两岸政治关系大格局和台湾问题的总体发展趋势的准确的认知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两岸政治协商谈判问题置于台湾问题的战略格局中去把握。

笔者的问题点主要是:两岸政治对话、政治协商、政治谈判是否有紧迫性?谁又更有紧迫性如何才能更好的推动两岸政治协商谈判?或许这是个相对的判断,急有急的道理,缓有缓的理由。从一般认知和情感来说,全国人民都热切期待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最终完全统一。但是,从过去 20 年的实践来看,恰恰是这种全世界都清楚的立场,使我们在具体的两岸政治斗争中居于被动地位,甚至我们高涨的民众情绪被我们的政治对手“逆用”了。李登辉和陈水扁等台湾政客、甚至外国政客利用我们的政治心理漫天要价,一再利用“刺激-反应机制”营造“台湾独立迫在眉睫”的气氛进行火中取栗。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民进党在台执政以来,随着一波又一波“去中国化”政策的出台,台湾的分离主义思潮明显抬头,“台独”的危险性有所上升,看在大陆一般民众的眼里,不紧张也难。但是,认真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并没有从“法理”上分离出去的可能性,“台湾独立”的张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台湾社会政党政治的体制自身存在着强大的回拉力,民进党无力以和平的方式突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约,另一方面,台湾能否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非台湾方面单方面可以决定,中国大陆这一关是无法逾越的。事实已经证明,即使民进党执政,台湾也没有独立的条件。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在中国大陆手中,只要中国大陆不点头,“台湾独立”始终是自说自话的行为,最多只能阿 Q 一下。

大陆的实力地位,在政权竞争关系中,大陆方面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居于压倒性优势,实际上已被国际主流社会接受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土地上的最高权威。相信自身实力,同时认识到国力有所不足。看大趋势,中国大陆的国力不仅在两岸之间快速扩大优势,而且在国际社会中快速提升影响力。我们有必要在全大陆进行一场有关台湾问题的知识更新运动,让全体人民认清中国的政治现状,目前的海峡两岸政治格局是:领土主权一体,政权差序并存。也就是说,领土主权意义上的一个中国是现状,而不是未来,中国的领土主权至今没有分裂,一个中国的重点不在于追求,而在于维护和落实。当前两岸关系的主题是和平发展,两岸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对于我们维护和落实一个中国最有利。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持续不断的交流合作才是遏止“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的不二法门。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不可急,不必急,急不得,目前的政治大格局对大陆是有利的。当然,我们要有所作为,在非政治层面的经济、社会、文教、人员往来、两岸治理层面可以逐步铺展开来。

相比之下,台湾方面的实力地位与中国大陆太过悬殊,作为国内的政权竞争者,台湾当局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早已不足以挑战大陆的政治地位,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岸政权在国际社会的竞争胜负已定。当然,由于台湾当局仍有一定的内外影响力,仍然足以和大陆继续对抗,甚至牵制大陆发展。

从策略上说,目前大陆方面还是要“蓄势”,同时因势利导。要以政治对话带动政治协商,以政治协

商带动政治谈判。在层级上也要从低阶走向高阶,为巩固和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做好战略性规划。

未来 2 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2008 年 5 月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以来,大陆因素越来越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性、决定性因素。然而,未来 2 年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有所上升,不能不引起重视。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的风险

其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外在国际环境有所变化。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与东海纷争为核心的中国大陆与日本关系的持续紧张,美与日亚太战略中对台湾的角色定位开始发生变化,要求台湾方面选边的压力增大,特别是台美之间维系着以军售为载体的“类似同盟”关系,这种“类似同盟”关系,虽不如美日和美菲之间的同盟关系,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伙伴关系,是“特殊的台美伙伴关系”。这样,影响台湾政治社会的诸多因素中依然是“美强陆弱”,即在台湾政治社会的影响因素中,美国的作用依然要大于中国大陆的影响,且这样的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从而有可能使马英九当局迄今为止推行的“政经二元”政策(即经济上靠向中国大陆、政治安全上偏向美、日)面临挑战,政治与经济的矛盾突出。

其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政治环境有所变化。一是马英九当局内忧外患严重,施政不顺,满意度偏低;二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突出,各方势力离心离德,党内纷争台面化;三是同属于泛蓝阵营的亲民党、新党,都在准备“七合一”选举中各领风骚;四是马英九的清廉形象受损,林益世案、赖素如案等使马团队的清廉不再是号召民众支持的标杆;五是国民党的“七合一”选举形势并不乐观,2016 年“大选”面临执政危机;六是民进党挑战国民党信心与社会支持度均有所上升。这样,不仅因为两次选举来临而使蓝、绿内部各方势力之间的政治纷争以及蓝绿之间的政治对抗性的增强,台湾内部政治因素中的选举考量优先等将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度、广度与深度,而且在理论上与客观上存在的政党轮替的可能也将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复杂的变数。

其三,影响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环境有所变化。马英九当局将不仅坚持两岸关系中“政经分离”的策略,即经济上进一步倚重大陆,但在政治与安全上主要依靠美国,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在未来 2 年内难以解决,而且随着美国压力的增大与台湾内部选举时程的考量,马英九当局的两岸政策中积极性面向可能有所下降,而消极性面向将有所上升,从而使两岸执政当局之间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与政治互信的巩固与深化上可能面临一些困难与问题。

其四,民进党的“台独”政策依然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变数。近年来,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开始出现一些调整,部分民进党政治人物开展了与大陆的交流交往活动,民进党内部也出现了多种主张调整原先保守与僵化的两岸政策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了“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民进党的“台独”政策与主张迄今没有放弃,“逢中必反”的心态与思维也没有根本性地调整,包括持续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通过,对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依然秉持了反对的基